漢魏遺書鈔

春秋左氏傳述義

隋　河間劉炫撰　　寧都楊錫齡校

尚書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誥其經曰大史友內史友如彼言之似諸侯有大史內史矣但徧舉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何則周禮內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天子命臣內史掌之襄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是諸侯命臣大史掌之諸侯大史當天子內史之職以諸侯兼官無內史

故也鄭公孫黑強與薰隧之盟使大史書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弒其君晉大史書趙盾弒其君是知諸侯大史主記事也南史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也杜序諸侯不各有國史疏

微顯闡幽皆說作傳之意經文顯者作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作傳闡使明著顯者若天王狩于河陽觀經文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獵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獵外狩耳故傳發晉侯召王是其微顯也幽者若鄭伯克段于鄢觀經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稱克故傳發

武姜愛段是闕其幽也𠀤明作傳其有微經之顯闡經之幽以裁制成其義理比類者皆據舊典凡例而起發經義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經之褒貶例稱得傳曰克傳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據舊例發義也晉侯召王使狩鄭伯不教其弟仲尼沒其召王顯稱鄭伯𠀤明正述其事先解經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褒貶也此二事尤明者耳其餘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論作傳而賀沈諸儒皆以爲經解之是不識文勢而謬失杜旨

不言名而云氏者漢承焚書之後諸儒各載學名不敢布于天下但欲傳之私族自題其氏爲謙之辭

簡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爲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或可史異辭非先會而盟則稱會知者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公後至則是不及其會而經稱會故知盟稱會者未必先行會禮也隱元年經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卿而無爵或亦書字大夫有爵或亦書爵傳稱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俱是卿士並不言爵又滕侯之先

爲周卜正書稱齊侯呂伋爲虎賁氏則大夫或有爵也然則大夫有爵不可舍爵而書氏卿而無爵不可越字而書名蓋有卿士亦書字大夫亦書爵也王臣之見經者衆祭伯凡伯毛伯單伯召伯尹子單子劉子其閒未必無大夫榮叔南季家父叔服其閒未必無卿但無明證故依例解之襄十五年註云天子卿書字是言天子卿有書字之理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疏

以克爲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言仲尼之意書克者謂是鄭伯本志也註又申解傳意言鄭伯

志在于殺心欲其克難言其奔故仲尼書克不書奔如鄭伯之志爲文所以惡鄭伯也傳書曰鄭伯克段于鄢疏

此亦例不言凡者諸所發凡皆爲經張例此舉葬之大期以譏宰咺之緩非是爲葬發例故不言凡也大夫三月同位至疏

盟會例卿則書名氏非卿則書人人當名氏之處由是將卑師少則書人亦與盟會同二年經夏五月莒人入向疏

此四者所以自邪已身言爲之不已將至于邪邪謂惡逆之事三年傳驕奢淫泆所自邪也疏

田獵止教戎而言祀者獵獸主以祭祀故并祀言之下註云俎祭宗廟器見此意也五年傳凡物不足以講大事疏此言田獵之時小鳥小獸則公不射雖講事而田尚不射小物況魚非講事不宜觀舉不謂登俎之物皆公所親射祭祀水土云云同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疏

公羊傳曰萬者云云籥者云云羽者為文萬者為武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卽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卽萬也經直書羽者與傳互見

之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疏

言祀泰山之邑者謂泰山之旁有此邑邑內有鄭宗廟之祀蓋祀桓武之神八年經鄭伯使宛來歸祊疏

欲以弒君之罪加寪氏則君非寪氏所弒而復不能以正法誅之正法謂滅其族汙其宮也傳言此者進退無據進討寪氏則實非寪氏弒君退舍寪氏則無弒君之人是其進退無據也十一年傳羽父使賊殺公于寪氏疏

號爲武武非謚也桓二年傳始懼楚也疏

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圜丘以帝嚳配也五年

傳凡祀啓蟄而郊疏

杜以博碩肥腯據牲體而言季梁推出此理嫌其不寔故云其寔皆當兼此四謂又民力普存非畜之形貌而季梁以之解情又申之民力適完則得生養六畜故六畜既大而滋息也博碩言其形狀大蕃滋言其生乳多碩大蕃滋皆複語也瘯蠡畜之小病故以爲疥癬之疾也不疾者猶言不病此病也

六年傳博碩肥腯疏

在戍受饋而使魯爲班明魯人在矣襄五年戍陳書經此戍齊亦宜書今不書經疑史闕文以史策本闕

仲尼不得書之十年說此云北戎病齊諸侯救之或可魯亦往救但傳無魯事之驗魯必不救不須解之使魯為其班後鄭疏

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不復更得其祀故須改其山川之名魯改二山是其事也以山川則廢主疏

欲以證商周之不敵故先少而後多非便文十一年傳商周之不敵疏

杜欲成不稱行人之義故以行人言之故誘祭仲而執之疏

公會紀鄭告廟而行始行即書會也其戰之日則戰

罷乃告廟史官雖連并其文而存其本旨已是戢日故下日以附戰十三年傳不書所戢後也疏

釋宫云宫謂之室其內謂之家則家之爲室義無以異欲見男女之別故以室屬之其實室家同也十八年傳女有家男有室疏

蓋慶父自稱仲欲同于正適言已少次莊公爲三家之長故以莊公爲伯而自稱仲春秋之例皆傳言實而經順其意經稱當時之事書其自稱之辭其人自稱仲孫不得不書爲仲傳序已適之事舉其時人之

語時人呼爲孟氏不得不以孟錄論語云孟孫問孝于我是時人呼云孟氏也楚公子棄疾弑君取國改名爲居經書楚子居卒是從其自稱也莊二年經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疏

度其本謂思所立之人有母氏之寵有先君之愛有彊臣之援爲國人所信服也度其末謂思所立之人有度量有知謀有治術爲下民所愛樂也六年傳本枝百世疏

下體坤坤爲地爲衆上體巽巽爲風爲木互體爲艮艮爲門闕地上有木而爲門闕宮室之象宮室而有

風化使天下之衆觀焉故謂之觀也下體坤坤爲地上體乾乾爲天天不下降地不上騰天地不通其氣上下否塞故謂之否也二十二年傳遇觀之否疏

討春秋之時卜筮多矣丘明所載唯二十許事舉其縣驗于行事者其不驗者不載之君子之人當記其志之善者知之遠者他皆放此成子得政疏

知非五月朔者昭二十四年五月日有食之傳云日過分而未至此日是五月亦應云過分而未至也今言歷朱作則是已作之辭故知非五月二十五年傳夏六月辛未

朔日有食之疏

阻疑以意訓耳今言猶云阻疑且阻得爲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於此服有疑也閔二年傳是服也狂夫阻之疏

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曰產城攻其所產是也僖六年傳圍新密鄭所以不時成也疏

杜云禮者謂文十五年傳爲禮此仍爲禮也十五年經春王正月公如齊疏

此一句是史家序事充卜人之語言秦伯之事三經敗壞乃至于韓而晉始懼傳三敗及韓疏

政者若周大夫入陳竟見官職不修君臣南冠如夏氏知簡夷將亂子貢見公執玉卑知其替死也刑者若夷吾忌克多怨君子知其不終也吉凶有二陰陽調序四海玉燭時吉也陰陽錯逆寒暑失度民多癘疫五穀不生時凶也父慈子孝君義臣忠人吉也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人凶也十六年傳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疏

吉是陰陽之事也則知事由陰陽若陰陽順序則物皆得性必無妖異故云陰陽錯逆所爲非人吉凶所

生也傳稱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洪範咎徵曰狂恒雨若之類皆言人有愆失乃致陰陽錯逆而云陰陽錯逆非人所生者石隕鷁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將來始有吉凶故答云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言將來若有吉凶協此石鷁之異耳非始從石鷁而出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爲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鷁之間是不知陰陽而妄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

叔輿若以實對當云由君慾失致有此異今乃別以政刑他占横說齊亂魯喪自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以此言也（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疏）

大旱而不書饑者傳云是歲也饑而不害故不書饑

二十一年經

夏大旱疏

杜云常棣詩屬小雅明是周公所作也二十四年傳（常棣之華疏）

生既厚民皆懷戀居處二十七年傳（民懷生矣疏）

公羊傳曰畀者何與也其言以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何休云宋稱人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衆共之穀

梁傳曰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註云畀上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畀公案傳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則田亦稱人非爲斷獄故稱人也若不使晉侯與宋公自可改其畀名何以名之爲畀而使義不得與也若與宋人豈宋國卑賤之人得獨受曹伯而治之乎二傳之言皆不得合左氏當以人爲衆辭舉國而稱之耳二十八年經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疏

此志三云者情有淺深允當則歸謂彼雖可勝得當則退言前人弱於已也知難而退謂勝不可必早自

退斂言前人與已敵也有德不可敵謂必知彼彊不須與競言前人彊於已也三者從弱至彊總言晉之謂矣指言晉彊於已也傳此三志者晉之謂矣疏

二十四年王出適鄭處于氾註云鄭南氾也釋例土地名僖三十四年氾下云此南氾也周王出居于氾楚伐鄭師于氾襄城縣南氾城是也此年氾下云此東氾也秦軍氾南晉伐鄭師于氾滎陽中牟縣南氾澤是也杜考校旣精當不徒爾尋討傳云未見杜意

三十年傳秦軍氾南疏

春秋時戎狄錯居中國此此狄無國都處所直云及狄
盟盟于狄之處也此狄俗逐水草無城郭宮室故云
就廬帳盟三十二年經衛人及狄盟疏
僖言作主非禮因言作主祭祀吉凶之節凡諸侯之
薨葬日而虞從是以後間日一虞七虞之後明日而
爲卒哭之祭卒哭之明日而作祔祭以新死之神祔
於祖父於此祔祭而作木主以依神其主在寢特用
喪禮祭祀於在寢之主其四時常祭礿祠烝嘗及三
年喪畢爲大祀禘祭並行之於廟正禮當如是耳今

以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僖公木主是作主大緩故爲非禮也三十三年傳烝嘗禘于廟疏

不言祫者以正經無祫文也唯禮記毛詩有祫字耳釋天云禘大祭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祫大於禘禘焉得稱大乎同上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霸主秉德刑以長諸侯諸侯從時命以事霸主大事小小事大所以相保時也晉之與衛小大不同而恥于受屈望以彊獲免明王在上理在可然度時之宜則非善可君子以爲合古之道

失當今之宜亦不言其謀全非理也文元年傳古者越國而謀疏
魯公新立鄰國及時來朝則曰公即位而來朝晚則云始朝公也諸侯自新立來及時者則云即位而來見晚則云始見霸主即位魯公往朝則曰朝嗣君魯君新立往朝大國則曰即位而往見也十二年傳始朝公也疏
已去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捷菑也得國為君皆舉國言之齊小白入于齊是也十四年經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疏
爾將免我為君之事乎傳將免我乎爾為之疏
甲已俱是名故云猶言某甲曰夫己氏疏

或以爲華耦　之既深故特書族案傳華耦魯人以
爲敏則君子不許是魯　之不深蓋史有文質故辭
有詳畧（十五年經宋司馬華孫來盟疏）
各有大功皆賜氏族故稱族（十八年傳此十六族也疏）
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鄵昭二十五年宋公佐卒于
曲棘竟內亦書地非竟外九月無辛酉者下有十月
癸酉杜以長厤推之癸酉是十月十六日辛酉在前
十二日耳故云九月無辛酉上有八月下有十月非
月誤也（宣九年經晉侯黑臀卒于扈疏）

玉帛之使謂國家有交好之國皆告非指奔者之一身也使者則告疏十年傳玉帛之

楚子入陳乃殺徵舒經先書殺徵舒後言入陳者以楚子本意止欲討賊無心滅陳及殺徵舒滅陳爲縣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於例不有其地故云入陳言楚人既殺徵舒楚子乃復入陳納二子於陳入陳之文爲下納張本傳言書曰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入納連文是入爲納也昭八年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于越殺陳孔奐彼心欲滅陳此則

主爲討賊無心滅陳而復封之君子善其自悔故退入陳于下隱其縣陳之過若其不然當云楚子入陳殺夏徵舒如此則楚子本爲入陳因入方討陳賊則是惡楚子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 十一年經楚子入陳疏

兩廣之別各有一卒百人一卒外復有偏一兩二十五人兵法十五乘爲偏偏有一兩從之兩是偏家之物故謂此爲偏之兩其實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二十五人從之 十二年傳卒偏之兩疏

聘而獻物謂獻其國內之物於是所獻之物庭中實

之有百品謂聘享之禮龜金竹箭之屬有百品也朝
而獻功言治國有功故土饒物產於是玄纁璣組羽
毛齒革乃得爲容貌之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
加貨謂賄賂之多多獻賄賂以謀其不免於罪也十四
年傳聘而獻物疏
狄稱種者周禮內宰上春生種稑之種賤之同之草
木故稱種林父尊卿當稱師師今從將卑師衆之例
直稱師者從告也十五年經晉師滅赤狄潞氏疏
再言凡者前凡據適妻子爲文後凡嫌妾子爲君將

弟不得稱弟故更言凡也十七年傳凡稱弟皆母弟也疏

魯朝聘皆言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或在道而還如者書其始發言往而已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爲朝王至彼遇王朝之朝訖乃書故稱朝也此過京師亦直稱朝言如者發雖主爲伐秦卽有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成十三年經三月公如京師疏

命者冥也言其生育之性得之於冥兆也傳所謂命也疏

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十五年經仲嬰齊卒疏

若君將被殺獲者爲重旣書師敗又書殺獲卽韓之

戰獲晉侯大棘之戰獲華元雞父之戰獲胡沈之君是也十六年經楚子鄭師敗績疏

杜言三郤不以無罪書正謂不書盜書盜卽無罪也胥童之死本非國家所殺故特言胥童受國討文其實傳意并論郤氏受國討故云皆書曰晉殺其大夫也杜又云郤氏失民胥童道亂乃總釋傳並言二者皆爲國討之意也十七年傳晉殺其大夫疏

記云若旣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笄

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襄五年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疏

從所稱者諸侯盟會會則必自言其爵盟則自言其名故盟得以名告神會得以爵書策吳是東夷之君未閑諸夏之禮於此自稱爲吳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吳也故釋例云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是言吳未知稱爵也十年經會吳于柤疏

杜言癸丑二十六日者見與下四月一日會相近知非二會也傳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疏

禘是大禮賓得與同者享客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于禘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爲常荀偃士匄引過謬之事以諂晉侯使聽宋耳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年爲士鞅與以引徵百年亦非正也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疏

霍晉邑人掌邑大夫猶鄒邑大夫稱鄒人紇蓋使爲晉附庸也納諸霍人疏

七年傳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晉斷王朝之獄乃以下正上宣子若在下而無直心何以謂之爲正也勸宣子使心正矣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疏

傳言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則鎛磬亦二肆肆之爲名實由鐘磬相對但傳于磬下不復更言其數於鐘則言二肆明鎛磬數與之同乃成肆若磬無二肆則并賜魏絳無磬矣安得有金石也知色别名三十六枚也歌必先云云同十一年傳歌鐘二肆疏

王制言巡守之事云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

淫好辟鄭玄云市與市者買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此亦彼類彼上觀民此民觀上商陳此物自爲求利非欲諫君但觀所陳則貴尚可見在上審而察之其過足以自改故亦爲諫類則齊鬻踊之比是也十四年傳商旅于市疏

例云天子公卿書爵此言卿書字者以其有爵則書爵無則書字傳稱官師卽此劉夏釋例以夏爲士則夏此時似未有爵若夏是卿當書字傳言卿不行非禮則此禮本當使卿故以卿決之卿當書字夏非卿

故書名例稱天子大夫書字但此禮不使大夫故不以大夫決之十五年經劉夏逆王后于齊疏

歌詩不類知有二心者不服晉故違其令違其令是有二心也十六年傳齊高厚之詩不類疏

軌法也行依法度而言有信也二十一年傳軌度其信疏

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鄭玄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然有用大牢時也雜記云大夫之虛也皆少牢卒哭與祔皆大牢喪祭有大牢明吉祭亦有也此言特羊必是時祭殷以

少牢明是三年一爲大祭猶天子諸侯禘也禮大夫時祭少牢大祭大牢今黑肱全滅之盛也二十二年傳殷以少牢疏

漢末以來八百餘載攷其註記莫不皆爾都無頻月日食之事計天道轉運古今一也後世既無其事前世禮亦當然而今有頻食於術不得有交之所在日月必食日食在朔月食在望日月共盡一體日食少則月食多日食多則月食少日食盡則前後望月不食月食盡則前後朔日不食以其交道既不復其相

拼故也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年數遙遠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眞先儒因循莫能改易執文求義理必不通後之學者宜知此意也二十四年經秋日有食之旣疏

詩人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故在下臣民無懷貳于女之心也傳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疏

定四年公會劉子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杜云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此亦異處而不言公者

炫謂史異辭於彼有規傳云七月經言八月杜以長歷按之七月十二日有巳巳知是經誤也二十五年經秋八月巳巳諸侯同盟于重丘疏

困卦六三上承九四四非三應而三欲附之附之不入自取其困不應爲此困而爲之名必辱也六三失位而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身之道不應據而據之身必安也傳入于其宮不見其妻疏

冠是首服之大名周禮司服卿玄冕此崔子之冠蓋玄冕也以崔子之冠賜人疏

陳國旣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產心不忘陳各使已之官屬各依其職事致之于陳使民依職領受其其衆官備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司空致地乃還疏）

廣平曰原土地寬平當與隧相配非是不得爲井田也釋地于陸阜陵阿之下云可食者曰原孫炎曰可食謂有井田也陵阿山田可種穀者亦曰原也謂彼陵阿之間可食之地非廣平也（町原防疏）

兵者戰器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異也司兵掌五兵鄭衆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曰軍士建

車之五兵鄭玄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事或當然賦車兵徒卒牌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皆道子朱之心非叔向之罪杜言二子不心競似亦并責叔向者以鬬雖一與一直乃是兩人爭理故以二子言之據其鬬而言力爭則叔向亦爭爭善則叔向無之叔向以子員無私欲令應客繼子員應客亦非叔向爭善叔向無可爭杜云爭謂所行爲善惟言子朱之心也二十六年傳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疏

蓼蕭首章云既見君子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言

晉侯有聲譽常處位是得宗廟安也叔向命晉侯拜二君疏

國語非丘明所作此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為楚語亦論鄢陵之役而云雍子之為若此類往往與左傳不同欒范易行以謗之疏

知時事四時貢職者小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鄭玄云貢謂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是諸侯大夫貢時事之義也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疏

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耳

不重是也二十七年傳諸侯是以睦于晉疏

兼享晉楚之大夫不以屈建爲賓者賓雖一人出自當時意耳趙孟爲客疏

而公顯然將比來之怨以爲對賓之榮樂也而公怨之以爲賓榮疏

遠取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者以三十年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全日故又云言遍計者若據前閏以來短計不得有再失之理今遠從文十一年以來計之是爲遍計也再失閏矣疏

朝禮兩君相見先授玉然後致享乃布陳幣帛于庭也祓殯者君臨臣喪之禮先使祓殯行臨喪之禮然後致襚則全是布幣之禮言與朝而布幣無異也君臨臣喪者出先見臣故以祓殯比行朝禮自然致襚以布幣楚以親襚屈魯以祓殯自尊二十九年傳祓殯而襚則布幣乩甂

昔有當塗貴邵國公蘇威嘗問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擇人貴曰好善仁擇人鑒雖有仁心鑒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也炫謂此言亦有所切

於彼好善而不能擇人疏

不直言周召者以其實非二公身化也言南者詩序云言化自北而南也謂從岐周南被江漢也彼江爲之歌周

南召南疏

干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近咸服羣生遂其性萬物得其所即功成之驗也萬物本于天人本于祖天之所命者牧人祖之所本者成業人安業就告神明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成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明恩也

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祖廟政未太平則神無恩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也頌詩止述祭祀之狀不言德神之力者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言其降福是荷恩可知幽王小雅云先祖非人胡寧忍予則於時之意豈復美其祭乎故美其祭則報情顯以成功告神明之意如此正謂周頌也其商頌則異雖是祭祀之歌祭先祖王廟述其生時之功乃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意同大雅與周頌異但則止頌備公纔知變風之美者文體類小雅又與商頌異也此

當是歌周頌杜解盛德所同兼殷魯三頌皆歌也爲之

歌頌

疏知是文王樂者詩云維清及熙文王之典此象樂之所舞故知是文王樂也鄭玄註象又云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有舞音故詩序謂之象舞舞非此樂名故此直言舞也其劉籥是可執之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拂鷺鳥捎鳳凰則捎亦拂之類今人謂拂爲拂捎此必傳於古其劉捎字同也南如周南之意見舞象劉

南籥者

疏

據世本高止敬仲玄孫之子不立止近親遠取敬仲曾孫者齊人賢敬仲仲故繫之言敬仲曾孫則此人祖父皆非正適今別立之遠繼敬仲後高止祖父皆絕其祀也艮敬仲也疏

所以少三日者文十三年非首章年其閒閏有前却故長歷此月辛酉朔二十三日得癸未來月庚寅朔計至朔長三日長歷去年閏八月由閏近故也三十年等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疏

殺違也欲令子產不於我有違得使尹何爲邑也十三

一年傳不吾叛也疏

尹何比未解治邑以爲已病今若遣往學治邑之病差自然以後知治邑矣使夫往而學焉疏

奔者逃竄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今鍼適晉乃與母計議緩步而出實非奔也仲尼既書爲奔傳釋云罪秦伯秦伯不豫教誡其弟不能早爲之所致奢富過度懼而去國罪其失兄之教鍼不自知度亦是其罪歸罪秦伯言兄罪耳昭元年傳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疏

彼稱與事孔甲下云遷于魯縣此云唐人是因以服

事夏商則此居于大夏子孫終商不滅非畀子孫是其同族等類耳服虔以爲唐人卽是劉累故杜顯而異之云累遷魯縣此則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疏

違禮而娶則人神不祐故所生不長也晉文姬出而霸諸侯同姓未必皆不殖此以禮法爲言勸勵人耳其生不殖疏

人之本心自然有愛愛之所及先及近親同姓是親之近者其愛之美必深是同姓之相與先自美矣若使又爲夫妻則相愛之美尤極極則美先盡矣美盡

必有惡生故美盡則生疾此以禮爲防推致此意耳美先盡矣疏

子產言若于同姓不深病猶可差若于四姬有此省相見稀接御則此病猶尚可如無稀省耽之過度則必生疾四姬有省猶可疏

言五降而息罷退者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曲成乃息非五聲一周得息也不容彈矣疏

此說降後不彈之意也五聲皆降則聲一成曲既未

成當從上始不以後聲來接前聲而容手妄彈擊是爲煩手此手所擊非復正聲是爲淫聲淫聲之漫塞人心耳乃使人忘失平和之性故君子不聽也君子弗聽也疏

昏禮諸侯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明是使上卿也凡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是送卑于逆者一等故云送者從逆者之班次言當卑于逆者也二年傳送從逆班疏

不敢擇取使人于卑賤之位而禮數同於守內官之

適夫人也〔三年傳不敢擇位而數于守適疏〕

慆慢也好音樂而慢易憂禍也杜以慆爲藏嘗讀如弓韜之韜言以音樂樂身埋藏憂愁于樂中猶古詩云埋憂地下也〔以樂慆憂疏〕

叔弓以四月發魯滕以五月葬君叔弓書始行之月滕書實葬之月故書經異文也傳述遇譽之事并就葬月言耳〔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疏〕

此言出之覆正西陸朝覿知是火出時事二月已啓

此方用弓矢在二月啓冰始薦宗廟此公將用之故

設弓矢也四年傳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疏

申豐寄言于此此諫失政其雹不是盡由冰也雹之爲菑

疏

施者舍也臧者善也成諸臧氏取其令名也其二家謂叔孟莽謂施臧二氏也五年傳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疏

人之受生形必有氣氣形相合義無先後而此云始化曰魄陽曰魂是則先形而後氣先魄而後魂魂魄之生有先後者以形有質而氣無質尋形以知氣故先魄而後魂其實並生無先後也七年傳陽日魄疏

天漢卽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閒箕在東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分析水木以箕星爲隔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爲析木之津也不言析水而言析木者此次自南而盡北故依此次而名析木也襄三十年傳稱歲星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歲星歲行一次降婁距此九年故此年歲在析木之津也

八年傳今在析木之津疏

克訓勝也已謂身也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于禮如是乃

爲仁也復反也言情爲嗜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復之十二年傳克己復禮仁也疏

比以四月歸旣歸而王死故以四月弒君赴也十三年經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疏

乃是不復以君爲君矣十七年傳不君君矣疏

丙子壬午雖俱是水火合日但二字之內先言丙若火入而伏則連秋至春歷大陰水用事雖同其欲水當先火故疑火入而伏則必以壬午也必以壬午疏

紡謂紡麻作纑爲布作纑之法有小纑紀其升縷纑

既爲布縷無所用婦人不肯棄之積而留之以此小縷度城而去之十九年傳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疏

春秋未嘗書曹人來聘非徒會不見經炫謂玉帛之使謂國家所有交好皆告之非奔者之身嘗聘也今實又云所以華亥向寗射姑等不見有玉帛來聘者以其時未爲卿也二十年經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疏

此皆假其事以爲等差其寶災之大小不如此也且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先儒以爲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之月也而甚可醜惡

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也而云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安在乎二分之食不爲災足明此是先賢寓言非實事也 二十一年傳日有食之不爲災疏

以王當國亦如莒展以名繫國也 二十二年經以王猛居于皇疏

禮有宜曲宜直不可信情而行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於禮者謂之爲成人不能赴禮則不成爲人謂之爲大不亦宜乎赴謂奔走言勑諸已性奔走以赴禮也 二十五年傳謂之成人疏

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

馬之漸也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疏如國語史記之文幽王止立伯服為大子耳既廢姒必廢其子未立為王而得呼為攜王者或幽王死後褒姒之黨立之為王也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為大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束晳云案左傳攜王奸命舊說攜王為伯服伯服古

文作伯盤非攜王伯服立爲王積年諸侯始廢之而立平王其事或當然二十六年傳攜王奸命疏

此作唯此文王不可以文王之德遝自比文王故知比于文王可以比于上代文德之王也二十八年傳比于文王疏

天子以下俱荷地德皆當祭地但名位有高下祭之有等級天子祭地祭大地之神也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也家亦不得祭社使祭中霤也霤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賈逵以句芒祀於戶祝融祀於竈蓐收祀於門玄冥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霤言雖天子之

祭五神亦如此耳杜以別祭五行神以五官配之非祀此五神於門戶井竈中霤也門戶井竈直祭門戶等神不祭句芒等也唯有祭后土者亦是土神故特辨之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言彼與中霤亦是土神但祭有大小如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取財於地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是在家則祀中霤也大司徒以下同此禮也二十九年傳土正曰后土疏

蓋杜以地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爲稷杜爲稷疏

范氏取蒐之法以爲國制雖則爲非書已廢矣總應
有禍亡釁已啟今荀寅更述其事又加增范氏之惡
焉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亡易之亡也疏
序云諸言不書皆仲尼新意然則前三年魯史皆書
公在仲尼去之仲尼所以不於此先書公在鄆與乾
侯者所以非公之妄妄伐季氏且明過謬猶可掩此
年書者自是鄆人潰叛齊晉卑公子家忠謀終不能
用內外棄之此年云非公且徵過二十一年云言不
能外內三十二年云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每

歲發傳言公之罪也三十年傳非公且微過也疏定公以六月即位此年便即往朝於事未為緩也晉人何以辭之若以緩見譴當退謝罪何由此後更無謝處空言罪已經無遜謝自罪之狀復安在乎晉若以緩致辭必當更有譴責何由明年會次復得依常班序乃復之意不可縣知定三年經公如晉至河乃復疏

伯禽猶下命以康誥是伯禽為命書似書序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作君牙即以君牙為篇與此同也四年傳命以伯禽疏

職官五正職主也正長也主官事者有五長分五宗爲五官使主之此九宗蓋宗有一人數少者當宗不足立官并之爲五使五官領此九宗或以爲於懷姓之內立五正使分主九宗未知誰是故備言之或以爲五官之長謂如昭二十九年蔡墨所云五行之官長也是天子之大臣非唐之遺民然姓而有五也并賜唐叔豈天子得以五行官長賜諸侯哉職官五正疏

陽虎召季孫欲殺之則召季孫爲召死季孫得脫必大喜曾人聞我出去喜於召死言人人皆喜於季孫

八年傳喜
於徵死疏

公孟生得賜族故彊即以族告

十二年經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序錄

唐志劉炫規過三卷隋志無

孔頴達春秋正義序曰晉世杜元凱爲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晉宋傳授以至于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寛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于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惠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註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

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案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註云郤缺稱人者未爲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殽戰同案殽戰在葬晉文公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殽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尙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

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註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案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覩今故據以爲本

漢案唐志春秋類載有劉炫攻昧十二卷又規過
三卷述議三十七卷攻昧文無可攷未詳所指如
孔序言則規過乃規杜註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
今各散見正義但其中有旁攻賈服及何休語疑
郎屬攻昧文非規過也凡共鈔出一百七十二條

規過

隋　河間劉炫撰　　東鄉吳旂桂校

隱公元年〔經〕元年春王正月〔註〕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

規曰元正惟取始長之義不爲體元居正

難何休曰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故因以錄即位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旣託王于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

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卽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云黃帝坐于扈閣鳳凰銜書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詔此五事何休亦云公卽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以諸侯之卽位正境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卽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卽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

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奉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非比辭也何休自云諸侯不得改元則王者之之元年非公之元年公即位不在王之元年安得同日並見共成體也即以託王于魯史之改元元既爲魯所改則政不由王出安得以王之政正諸侯元尊而王卑年大而月小年之有元改而無忌王之立政必云須奉合其大而事其細敬所卑而

慢所尊以此立教必不可行聖人有作豈當爾也黄帝之作五始者爲天子法乎爲諸侯法乎諸侯不得改元必非諸侯法若非諸侯法安得有公卽位乎無公卽位則闕一始何得爲五始也若是天子法不得言王正月王卽位何休云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然王者豈復以已之政正已之卽位不過若此何以行之言左氏者或取爲說是逐狂東走也隱莊閔僖四公元年傳皆說不書卽位之由故指以爲例隱不行卽位又謙不告至而歲首

告朔朝正所以尊敬祖考也若不行即位又不朝正則與臣子無别不成爲君故告朔朝廟也

三年〈傳〉四者之來寵祿過也〈服注〉言此四者過從邪起難服曰邪是何事能起四禍若從邪起何須云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寵祿豈是邪事四者得從而來乎服言弗納于邪懼其緣驕以至于邪非先邪而後驕也

四年〈經〉莒人伐杞取牟婁〈註〉書取言易也

規曰上言伐不言取者非易

七年〈經〉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註〉但言以歸非執也

規曰定四年以沈子嘉歸經云殺之哀七年以邾

子益來傳云囚諸負瑕皆執也

八年〈傳〉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註〉許田近許之田

規曰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有近許國始名爲許

爲謚因以爲族〈註〉或即使先人之謚稱以爲族

規曰有功德者生賜族以謚爲族全無一人

十年〈經〉鄭伯伐取之〈註〉書取克之易也

規曰取之非易

十一年〔傳〕及大逵〔註〕逵道方九軌也

規曰逵爲九道交出國國皆有逵道

桓公二年〔傳〕以郜大鼎賂公〔註〕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

規曰南郜北郜並宋邑別有郜國

大路越席〔註〕大路王路祀天車也

規曰大路木路

藻率鞞鞛〔註〕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

規曰毛詩傳下曰鞞上曰琫

三年〔經〕春正月〔註〕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故不書王

規曰天王失不班歷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王室猶能班歷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歷頓置兩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如杜所註歷既天王所班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年王室方亂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

有何人尙能班歷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則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歷無所出何故其年亦書王也若春秋之歷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于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輙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歷過再失閏者是周司歷也魯司歷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再歷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若歷爲王班當一論王命寧敢專置閏月改易歲年哀十三年十二月螽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于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

猶不即改明年復發于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既言厯爲王班又稱魯人輙改改之不憚于王亦復何須王歷杜之此言自相矛循以此立說難得而通又案春秋經之闕文甚多其事非一亦如夫人有氏無姜有姜無氏及大雨霖廢咎如潰之類也此無王者正是闕文耳

五年經冬州公如曹服註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

難服曰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復周公大公

之勲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遷公爵若其爵得稱公土亦應廣安得爵爲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黜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爵尚尊崇此則理之不通也

六年傳嘉栗旨酒註嘉善也栗謹敬也

規曰栗穩貌

十一年經宋人執鄭祭仲註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

規曰祭仲是字鄭人嘉之本非行人

十六年〈經〉冬城向〈註〉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却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

規曰案周語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先儒以爲建戌之月霜始降房星見霜降之後寒風至而心星見鄭玄云辰角見謂九月本

天根見謂九月末天根謂氐星是也自然火見是
建亥之月又春秋城楚丘是正月而杜引詩云定
之方中未正中也定星豈正月未正中乎據此諸
文則火見土功必在建亥之月則建戌之月必無
土功之理而杜以爲建戌之月得城向者非也
莊公二十年【經】以蔡侯獻舞歸【註】獻舞蔡季
規曰在陳死則稱滅以還者則言以歸
二十二年【傳】遇觀之否【註】觀六四爻變而爲否
規曰觀之否者爲觀卦之否爻也之比者屯卦之

比爻皆不取後卦之義

三十二年（傳）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註）稷門魯南城門

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

規曰公言犖有力焉如杜此說勁捷耳非有力也

當謂投車蓋過于稷門

閔公元年（傳）辛廖占之曰吉（註）辛廖晉大夫

規曰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于晉又辛甲辛

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爲晉大夫

二年（傳）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註）孋

姬爲內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

規曰二五嬖賤不得爲二政大子不以曲沃作亂

不得爲大都

僖公五年〔傳〕必書雲物〔註〕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

規曰書雲物亦是公親爲之但上文有公旣視朔

故下文去公字耳

九年〔經〕宋公御說卒〔註〕四同盟

規曰御說以莊十三年卽位十六年盟于幽十九

年盟于鄄二十七年盟于幽僖五年盟于首止七

年盟于霄母八年盟于洮爲六同盟

十五年

〔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註〕卜人而用筮不能逼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

規曰案成十六年筮卦遇復云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亦是雜占則筮卦亦用雜占不必皆取易辭

涉河侯車敗〔註〕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

規曰侯者五等總名國君大號涉河侯車敗爲秦伯車敗又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得言晉侯

車有三敗以爲秦伯車三敗也

十六年 經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註稱字者貴之

規曰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

十七年 經夏滅項 註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

規曰案傳齊人以爲討討其滅國非討用師既不諱滅何以諱師熲謂將卑師少稱人不可自言魯人故不稱師

十九年 經邾人執鄫子用之 註不書社赴不及也

規曰執蔡世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于社

〔傳〕欲以屬東夷〔註〕東夷皆社祀之蓋殺人而用祭

規曰案昭十年季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于亳社

彼亳社舊不用人杜何以知此社殺人而用祭乎

二十三年〔傳〕公賦六月〔註〕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欲言

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

規曰案春秋賦詩有雖舉篇名不取首章之義者

故襄二十七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

乃是卒章又昭元年云令尹賦大明之首章既特

言首章明知舉篇名者不是首章

二十五年〔傳〕脊趙衰以壺飧從徑〔註〕徑猶行也　正義劉炫改徑爲經

規曰經謂經歷餞餟下屬爲句

二十六年〔傳〕室如縣罄〔註〕如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盡

規曰如罄在縣下無粟帛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註〕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

規曰計其間出有一千二百年畧而言之則百年爲一世計父子爲十二世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

二十七年〔傳〕先軫曰報施救患〔註〕先軫晉下軍之佐

規曰下蒐于被廬先軫始佐下軍此時未爲下軍

之佐

二十八年【經】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註】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畧也

規過以爲晉人告畧

【傳】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註】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

規曰放牛馬于澤遺失大旆左旃不失牛馬

二十九年【傳】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註】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

闕

規曰直責其敵公侯不責其盟王使

三十三年〔經〕晉人敗狄于箕〔註〕郤缺稱人者未爲卿

規曰案傳晉侯親兵先軫死敵則將帥非郤缺也

而稱人者晉諱而以微人告與殽戰同

文公二年〔傳〕吾見新鬼大故鬼小〔註〕新鬼僖公既爲兄死

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

規曰直據兄弟大小爲義不須云死之長幼

五年〔傳〕甯嬴從之〔註〕甯嬴逆旅大夫

規曰寗羸直是逆旅之主非大夫

六年〔傳〕使求遺喪之禮以行〔註〕聞晉侯疾故

規曰聘使之法有須造遭喪之禮而行防其未然也非是聞晉侯有疾

八年〔傳〕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註〕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

規曰服虔以爲致之于鄭服言爲是

十年〔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子厥貉〔註〕陳鄭及宋𩓿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爲楚僕任

受役于司馬麋子恥之遂逃歸

規曰告文畧故不書陳鄭宋

十三年（經）邾子蘧蒢卒（註）未同盟而赴以名

規曰蘧蒢以僖元年與魯盟于犖何得云未同盟

十五年（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服註）華耦爲卿修而不廢以君命修好結盟舉其官屬從之空官廢職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其意以爲貴之者魯人貴之非君子貴之

難曰此爲不知其非儀父豈亦魯不知其非而貴

之乎孔子修春秋裁其得失定其褒貶善惡彰於其篇臧否示於來世若魯人所善亦善之所惡亦惡之已無心於抑揚遂逐魯人之善惡筆削之勞何所施用約之以理豈其然哉其官皆從謂其聘之官無關當有留治政者豈舉朝盡行而責其空官也若以官從即責空官聘禮官屬不少豈周公妄制禮乎

惠叔猶毀以爲請註敖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毀過喪禮

規曰𣪠去年九月卒至今年夏據月未𠤲不得稱期年

十六年（傳）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註）蚡冒楚武王父

規曰案楚世家蚡冒卒弟熊達殺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則蚡冒是兄不得爲父

十七年（傳）鹿死不擇音（註）音所庥蔭之處

規曰鋌不擇音聲而出之

宣公元年（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註）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

賂

規曰案傳數晉罪近發宋弒昭公前扈之盟文所不及何當虛指其事言皆取賂煩謂宋及晉平取宋賂爲魯討齊取齊賂也案此言會諸侯于扈文承宋人之弒昭公下知非十七年會于扈既取宋賂又取齊賂而稱皆必爲十七年十五年二扈之盟者案十七年會于扈彝撿經傳全無魯討齊之事豈得遂背經傳妄指十七年乎

二年〔經〕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注〕再與文同盟

規曰伯蘭以文二年盟于垂隴七年盟于扈十四年盟于新城魯鄭俱在當言三同盟

六年〔傳〕以盈其貫〔註〕貫猶習也

規曰案尚書泰誓武王數紂之惡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爲習也

九年〔經〕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註〕三與文同盟

規曰鄭以文七年盟于扈十四年盟于新城唯二與文同盟

十二年〔傳〕先穀佐之〔註〕彘季代林父

規曰傳文皆稱彘子何以知是彘季

老有加惠〔註〕賜老則不計勞

規曰老者當有恩惠之賜非勞役之限

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註〕其三三篇其六六篇

規曰其三其六者是楚子第三引鋪時繹思第六引綏萬邦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註〕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

規曰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

十四年

傳衛人以其成勞復室其子註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

規曰傳文無衛侯之女爲孔逵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謂逵旣被誅家當沒入官復以孔逵財物家室還其子

朝而獻功註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伯牧

規曰傳稱朝以正班爵之儀率長幼之序則不名獻功成二年王禮鞏伯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侯伯克敵祇合使大夫告王征伐之功何

故覲朝獻牧伯禮小朝大小國不合專征復有何功可獻

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註）言往共則來報亦備

規曰案此勸君行聘唯當論聘之義深不宜言主之禮備豈慮楚不禮而言此也君之威儀無時可舍豈待朝聘賓至乃始齎威儀正顏色無賓客則驕容儀容儀非報賓之物何言報禮備

十五年（傳）山藪藏疾（註）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

規過以爲澤旁之藪

成公二年（傳）三入三出（註）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

規曰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

之時齊之將帥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

使齊侯入于狄卒

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註）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

晉今若不幸則從命

規曰齊人請戰言儆邑脫或有幸戰勝亦云從也

賜三師先路三命之服（註）郤克士燮欒書已嘗受王

先路之賜

規曰既言先路則是晉君之賜杜云受王先路之賜非其義也

用蜃炭（註）燒蛤爲炭

規曰用蜃炭者用蜃復用炭

六年（經）立武宮（註）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

規曰雖立武宮不築武軍

十年（傳）居肓之上膏之下（註）肓鬲也心下爲膏

規曰釋首者爲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膏當爲鬲

十三年傳將致命于秦註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叅

諸侯適致此意

規過以爲誣秦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註宜言寡人稱君誤

規曰臣之出使自稱己君皆曰寡君今呂相雖奉

君兼有已語稱寡君正是其理杜何知宜爲寡人

稱君爲誤

十六年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註二族彊故在公左右

規曰族者屬也屬謂中軍以中軍夾公耳非謂宗

族之兵

十七年【經】邾子貜且卒【註】五同盟

規曰貜且以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成二年盟于蜀五年盟于蟲牢七年盟于馬陵九年盟于蒲十五年盟于戚此年盟于柯陵凡七同盟

【傳】士燮卒【註】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

規曰士燮及昭子之卒適與死會非自殺

襄公四年【傳】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歆鹿鳴之三三拜【註】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

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規曰杜以此解頌允三夏之名而分字配篇不甚愜當何則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一大明緜是其二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者華是其三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樊遏渠是其二安得復以樊爲肆夏之別名也若樊即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雖恥習前蹤亦未踰先哲

戎狄荐居註荐聚也

規曰案莊子云麋鹿食荐卽荐是草也

十一年〔經〕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註〕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

規曰序莒上者直是先世非爲先莒

〔傳〕七姓十二國之祖〔服註〕晉主盟不自數

難曰案宣子恐失諸侯謹愼辭令告神要人身不自數已不在盟彼叛必速豈有如此理哉

十二年〔經〕秋九月吳子乘卒〔註〕五年會于戚公不與盟

而赴以名

規曰杜於五年註以爲公及吳盟還而不以盟告廟也今註云會于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何爲兩

註自相矛楯

十四年 傳 遒人以木鐸徇于路 註 遒人行令之官

規曰遒人宣令之官徇路求諫杜以爲行人之官

不見古文

十七年 經 邾子牼卒 註 四同盟

規曰牼以成十八年盟于虛朾襄三年盟于雞澤

五年盟于戚九年盟于戲十二年盟于亳城北十
六年盟于溴梁凡六同盟杜氏誤
十八年〔經〕曹伯負芻卒于師〔註〕三同盟
規曰負芻以成十五年盟于戚十七年盟于柯陵
襄五年盟于戚九年盟于戲十一年盟于亳城北
十六年盟于溴梁凡六同盟杜氏誤
〔傳〕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註〕平陰城南
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
規曰案下傳范鞅門于雍門又門于揚門州綽門

于東閭旣門其三門卽是圍事杜何知不以門于三門爲圍必以禦諸平陰爲圍乎

十九年〔經〕齊侯環卒〔註〕世子光三與魯同盟

規曰案襄三年世子光盟于雞澤五年盟于戚九年盟于戲十一年盟于亳城北不數成公之世世子光猶四同盟

〔傳〕婦人無刑〔服註〕婦人從人者也故不爲制刑及犯惡從男子之刑也

難曰犯淫則男子割勢婦人閉宫豈得從男子乎

二十一年〔傳〕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註〕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

規曰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

二十三年〔經〕邾畀我來奔〔註〕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

規曰杜此註云庶其之黨庶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

魯人邾以賜之界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修在爲釋例又曰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太加命數故不書之邾界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如彼所說又以界我是卿何爲兩說自相矛楯乎炫以爲釋例是集解非

傳知悼子少註年十七

規曰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爲十七

唯魏氏及七與大夫與之註七與官名

規曰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於公不應曲附欒氏

服虔云下軍輿帥七人㤫謂服言是

二十四年傳在周爲唐杜氏註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

滅唐遷之於杜

規曰案杜於昭元年註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

魯縣此在大夏即如彼言則居唐之人非累之裔

此註何云豕韋國于唐也又據何文知初封于唐

後封于杜乎唐非豕韋之嗣杜亦未必是後安知

滅唐遷于杜也賈逵註國語云武王封堯後爲唐

杜二國以爲並時爲國非滅唐封杜

二十五年【傳】齊人以莊公說【註】以弑莊公說晉也

規曰杜意晉謀伐齊齊人乃弑莊公以說晉也煥謂莊公死後晉始謀伐齊齊人以莊公伐晉晉欲報伐莊公既以此說晉言晉讐既死今新君服從晉也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註】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

規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杜意男女分

別將以賂晉也煊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

非以爲賂也

及處守者皆有賂（註）皆以男女爲賂

規曰有賂者皆以貨財賂之非以男女爲賂

晉侯許之（註）晉侯受賂還不譏者齊有喪師自宜退

規曰齊弑君之後晉始來伐

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註）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

同盟

規曰惑直遺慶封如師齊侯不與盟

二十六年（傳）先入邑（註）八邑三十二井

規曰案論語有十室之邑又杜註免餘邑爲一乘之邑又宋鄭之間六邑喦戈錫等杜何以知此邑非彼等之邑必以爲四井之邑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註）取田六十井

規曰案服虔云六十邑服言爲是

二十八年（傳）（公）觀優至於魚里（註）優在魚里往觀之

規曰國人從旁爲優引行以至魚里

二十九年（經）庚午衛侯衎卒（註）四同盟

規曰案衍以成十五年郎位其年盟于戚十七年盟于柯陵十八年盟于虛朾襄三年盟于雞澤五年盟于戚七年及孫林父盟九年盟于戲十一年盟于亳城北二十七年盟于宋凡與魯九同盟杜云四同盟者誤

（傳）不尚取之（注）不尚叔侯之取貨

規曰夫人慍而出辭則其言當悖直言不尚此事所譏大輕淺非是慍之意昭八年穿封戌云若知君之及此追恨不殺靈王其意乃悖于此蓋古者

不諱之言服虔云不尚尚也尚當取女叔侯殺之

其說未必非也

美哉思而不貳〔註〕思文王之德無貳叛之心

規曰服虔以爲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

明聖而不貳于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

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服

言爲是杜解錯謬

盛德之所同也〔註〕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

規曰魯頌止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何知不

直據周頌而云頌有商魯乎

三十年〔傳〕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註〕在文十一年

傳之敘事自可以魯為主若載人語則當如其本言此師曠晉人自道晉事當云郤成子會魯叔仲惠伯所以云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者丘明意在以魯為主遂使此言反耳丘明尚不免於此況後解說者乎 案此文當屬攻昧

降婁中而旦〔註〕降婁中而天明

規曰五月降婁未中

昭公元年〔經〕三月取鄆〔註〕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

規曰案傳武子伐莒知非將卑師少也稱伐則是非易也杜何得以爲易將卑師少乎

〔傳〕言代二子愍矣〔註〕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犁

規曰案服虔云愍憂也代伯州犁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皙服言爲是

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註〕經傳皆言十一

月月誤也

規曰杜言十一月誤當爲十二月

甲辰朔烝于溫註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

規曰晉烝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一月之前文繫十二月者欲見烝後即行先公後私十二月之文爲下甲辰朔起本舉[illegible]遂屬下明晉烝猶在朔前十二月非誤也

三年經滕子原卒註襄二十五年盟重丘

規曰案襄五年盟于戚九年盟于戲十一年盟于亳城北十九年盟于祝柯二十年盟于澶淵二十五年盟于重丘凡六同盟皆是滕成公

四年（傳）西陸朝覿而出之（註）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月奎星朝見東方

規曰春分奎星已晚杜以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

五年（傳）叔禽叔椒子羽（註）皆韓起庶子

規曰叔禽等亦是韓起之族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註】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規曰叔虎於時已死別有季夙

因其十家九縣【註】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

規曰韓須是起之門子不必更稱家去韓須之外韓氏唯有六家并羊舌四族故爲十家也

七年【傳】余又將殺段也【註】公孫段豐氏黨

規曰段即豐氏當言駟氏黨字之誤

八年〔經〕陳侯溺卒〔註〕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

規曰往年衛侯惡卒杜云元年大夫盟于虢此不

數虢何爲上下自相反

九年〔傳〕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註〕童子垂髦始冠必三

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

規曰弁髦二物以童子垂髦爲髳被兩髦因以敝

之者謂親沒不髦桒禮加冠以後親沒以前身既

成人猶自垂髦何得云童子垂髦髦既親沒乃棄

杜註何以不言親沒也若三加之後棄弁不棄髦

杜註何得云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旣連髦而言明非親沒之髦也髦之形像鄭註士喪禮云未聞

逐楚而建陳也〔註〕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正義劉炫改逐爲逌

規曰言火逃逌去楚而建立陳國

十年〔經〕宋公成卒〔註〕十一同盟也

規曰案成以成十七年盟于柯陵十八年盟于虛朾襄三年盟于雞澤五年盟于戚九年明于戲十

一年盟于亳城北十五年及向戌盟于劉十六年盟于湨梁十九年盟于祝柯二十年盟于澶淵二十五年盟于重丘二十七年盟于宋昭元年盟于虢凡十三同盟

十一年（傳）朝有著定（註）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

規曰下文有著有表二文不同著定為朝有著不得謂之表著

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註）莊公寘子元于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

規曰莊公城櫟以寘子元當謂賜元以櫟則以元
爲櫟邑之長若其別有大夫子元寄居于櫟便是
城櫟以寘櫟伯何言寘子元也若厲公因子元以
殺櫟伯則子元是櫟邑之一夫耳豈是莊公城櫟
之咎乎且桓十五年傳云鄭伯因櫟人殺櫟伯不
言因子元也子元鄭之公子不得爲櫟人也鄭衆
云子元卽櫟伯也厲公殺櫟伯居櫟因櫟之衆偪
弱昭公使至殺死案桓五年傳云子元請爲左拒
卽云曼伯爲右拒則曼伯子元近是爲一

十二年【經】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註】高偃高傒玄孫

規曰杜譜以偃與鄰為一亦云高傒玄孫案襄二十九年傳云敬仲曾孫鄰非玄孫也

【傳】公子慭遂如晉【註】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于策

規曰杜以慭還不復命于介而奔止可不書其還何故如晉亦不書也此蓋為君使臣聘必當告廟告廟乃得書于策公歸告復不告使慭故不書如

晉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註）淮水名坻山名
規曰淮坻非韻淮當作濰坻爲水中之地
遂入昔陽（註）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
規曰齊在晉東僞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
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案樂
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于
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既入昔陽而
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

肥國之都也昔陽卽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累之城疑是肥名取于彼也肥爲小國竟必不遠豈肥名取鉅鹿之城建都于樂平之縣也十五年荀吳伐鮮虞圍鼓杜云鼓白狄之別種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煜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卽是鼓都在鮮虞以東南也二十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斷可知矣

僕析父從亞楚大夫

規曰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見于王爲下與革語張本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註〕四國陳蔡二不羹

規曰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晳問于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縱使不羹有二或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有二也炫謂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

十三年〔傳〕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註〕經書四

月誤

規曰杜此註經書四月誤案上經註云靈王實以五月死楚人生失靈王本其始禍以赴兩註不同杜解非也

不明棄共百事不終〔註〕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

規曰此傳四文皆緣上事而致下事其上則事業禮威所致則經序共明傳既言不明棄共自然當云不共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今杜云不明則

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違背傳文

十四年【傳】猶義也夫【註】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規曰直則是義

十六年【傳】受脤歸脤【註】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肉歸于公

規曰脤亦祭廟之肉

十八年【傳】梓愼登大廷氏之庫以望之何云宋衛陳鄭去魯皆數千里爲登高以見其火豈實事哉

難曰案左傳不言望火何以言見其火

許不專於楚〈註〉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

規曰當時許之于楚更無異望非敢恃舊國不事楚當以畏鄭之故外設備禦不得專心事楚耳

遷許於析實白羽〈註〉於傳時白羽改爲析

規曰僖公襄公之世已有析名昭九年傳遷許于夷實城父䟽

十九年〈傳〉及師至則投諸外〈註〉投縋城外隨之而出

規曰雖投縋城外婦人不出

二十年〈傳〉丁巳晦

規過以爲日誤

七音註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

規曰杜既取國語之文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何爲又云自午及子凡七日乎是杜意以武王爲七日之故而作樂用七音也違國語之文是杜說謬

二十一年傳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註魯人失禮故爲鮑國七牢

規曰案聘禮使卿主國待之饔餼五牢則臣之牢

禮不依命數飽國禮當五牢加二牢耳

二十三年（經）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註）不書楚楚不戰也

規曰服虔義云不書楚楚諱敗不告

（傳）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註）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

規曰胡沈之君戰死故言滅也春秋君戰生見獲者皆言以歸不書滅何得言雖存若亡皆爲滅公羊傳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

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以爲君死曰滅生曰以歸韓戰敗晉侯從大夫例故書獲

二十四年（傳）同德度義（註）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害

規曰案孔安國云德鈞則秉義者彊蔑卯此言取彼爲說必其與彼德同乃度義之勝負但使德勝不畏彼彊故卽引泰誓而勸其務德杜唯不見古文故致有此謬

紂有億兆夷人（註）言紂衆億兆兼有四夷

規曰案孔安國云夷人謂平人杜說謬

二十五年〔傳〕宋公使昭子賦新宮

規曰新宮非婚姻之事

昭子賦車轄〔註〕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

規曰昭子賦車轄不爲逆女

齊侯圍鄆〔註〕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

規曰此時圍鄆而未得明年方始取之經即因圍

書取傳言實圍之日非自服也

二十六年〔經〕天王入于成周〔註〕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經

在前者子朝來告晚

規曰杜以朝既奔楚王始得入入必在朝奔後經書王入在前傳有告于諸侯之語故以爲王告入在前朝告奔在後故先書王入炫謂子朝出亦王告下註與此自違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註王入乃告諸侯

規曰杜上註云子朝來告晚何爲此註又云王入乃告諸侯

傳齊侯取鄆註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傳者爲公處

鄆起

規曰服虔以爲往年齊侯取鄆實圍鄆耳經於圍書取傳實其事故於是言取服言爲是

萬民弗忍註不忍害王也

規曰案周本紀民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周語又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知之乃以其子代宣王言代王則國人謂是宣王國語雖不言殺必殺之矣國人相與襲王王既奔免得王子而殺之若得厲王亦應不舍而杜云

不忍害王未必然也

矯誣先王（註）先王謂景王

規曰先王爲先世之王

二十七年（傳）使舉獻而請安（註）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

規曰案燕禮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於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是請賓使自安當如彼使舉請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

請安于賔服虔亦然杜今云齊侯請自安非也

二十九年（傳）木正曰句芒（註）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

規曰賈逵云總言萬物句芒非專木生如句杜誤

耳

在乾☰之姤☴（註）乾下乾上乾巽下乾上姤乾初九

變

規曰杜以之爲適㸌謂易之爻變則成一卦遂以

彼卦名爻乾之初九姤卦爻九二同人爻九五大

有爻上九夬卦爻用九全變則成坤卦故謂用九

爲坤蔡墨此意取易文耳非揲蓍求卦安有之適之義若以之爲之適則其非之適之意何以言其同人其大有此本當言初九九二但以爻變成卦卽以彼卦名爻其意不取于之適所言其同人其大有猶引詩言其二章其三章先引初九故言乾卦之姤爻初九言乾以下不復須云乾故言其同人其大有就乾卦而其之其此同人爻其此大有爻以下文勢悉皆若是也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註）烈山氏神農世諸侯

規曰烈山氏即神農非諸侯

定公元年〔傳〕而田於大陸焚焉〔註〕爾雅廣平曰陸

規曰案爾雅高平曰陸

四年〔經〕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註〕癸巳正月七日書

二月從赴

規曰諸侯五月而葬下云六月葬陳惠公則陳侯

卒在二月書癸巳日誤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註〕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

規曰會盟異處故復稱公案襄二十五年盟重丘

亦是會盟異處何以不言公

〔傳〕社稷不動〔註〕社稷動謂國遷

規曰社稷動謂軍行

七年〔經〕九月大雩〔註〕過也

規曰案賈逵云旱也

八年〔傳〕主人出師奔〔賈註〕主人出魯師奔走而御退言魯無戰備也

杜亦不勝舊今杜必異於賈以爲後師奔走往助之者若以賈言魯師奔走則是被敗而還下傳陽

虎何得云猶在此必敗明其於時不敗故猛得逐

麋〈正〉之人是實言非也 案此文疑亦屬攻昧

晉於是始尚矣〔註〕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畧之

規曰案宣元年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杜云趙盾稱

師取於師會故稱師何知此非亦以師會故稱師

而云禮不敵公畧稱師乎

九年〔經〕齊侯衛侯次于五氏〔註〕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

次告

規曰不告伐故不書

傳得用焉曰獲註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爲田獲俘爲戰獲

規曰得用焉曰獲謂得此可用爲器之物謂之爲獲若麟之皮角之屬杜解爲非

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註帥謂東郭書

規曰案上伐夷儀乃齊侯親兵所陳東郭書之事非是將帥杜何知帥謂東郭書若東郭書爲帥則人無不識何故云皙幘而衣貍製齊侯使視之乃知夫子也且書若爲帥被晉之敗何故君以爲功

而叓受賞乎

十二年(傳)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註)垂葭改名郥氏

規曰地無新舊之異止是一地二名

哀公元年(傳)夫屯晝夜九日(註)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

規曰杜言夫猶兵也以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然則未築壘前兵豈遠城乎壘成之後兵復出壘乎以圍人夜守常事何言晝夜九日以後兵

豈徹乎炫以夫屯謂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
築壘成耳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
虞人伐晉取棘蒲註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烝
鉏曾孫鮮虞狄帥賤故不書
規曰齊衛會乾侯救范氏者師相會因而行伐二
君親行告伐不告會也行伐之後魯與鮮虞會之
齊衛更遣師與同伐也但齊將卑師衆故稱師衛
將尊師少故云孔圉後伐國圍並皆不書非獨魯

與鮮虞不書也嘗謂晉師不書非公命餘者不書
皆不告義出百塗竝得通也

二年【經】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註】句繹
邾地

規曰句繹爲小邾地

六年【傳】卜退不吉【註】前已敗于柏人今若退還亦是敗

規曰卜不吉謂戰當敗再敗當謂今伐更敗也杜
言退遂亦是敗非也謂是好退而還

八年【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

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註】鄖人教吳必可克澹臺子羽武城人國人懼其爲內應

規曰克之者實克武城國人懼者懼其害魯

景伯負載造於萊門【註】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

規曰載書盟主所制自當吳人爲之何由復出魯國又載書數簡之文耳何須負之且諸言載書未有單稱載者以爲負載器物欲往質於吳耳

十二年傳孔子與弔適季氏【註】孔子如若敬爲弔也

規曰案十六年仲尼卒哀公誄之子贛譏云生不能用則是哀公不用仲尼爲臣也又世家及諸書無云仲尼仕於哀公杜焉得云孔子始老乎

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註〕此事經在十二月僉上今倒在下更具列其月以爲别者止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皆齊同

規曰傳說當時事耳更倒本隙地之事載其日月使與明年相接

十三年　傳　二臣之罪也　註　二臣欒與寅

規曰二臣吳晉之臣

十四年　傳　逐澤有介麋焉　註　介大也

規曰介麋謂一麋索去言畜無耦曰介

十六年　經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註　仲尼旣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

規曰春秋之例卿乃書卒縱令仲尼不告老例不今書而杜云告老去位猶書卒非也

十七年　傳　衛流而方羊裔焉　註　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

水邊言衞侯將若此魚
規曰卜繇之辭文句相韻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
方羊爲縱恣之狀裔焉大國謂土地遠焉之大國
近不辭矣
武伯曰然則彘也(註)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
可執
規曰小國恒執牛耳何得云執者無常
十九年(傳)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註)言敬王能終其
世終葬卯言京王必大克

規曰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三年敬王崩則敬王崩在他年也周本紀云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則傳以定王元年終矣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杜說與史記不同

案春秋序云劉炫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今並抄錄如左又標出有事無文者十三條附後

隱六年 經宋人取長葛

桓二年 經宋督弒其君

莊十一年 傳王師敗績于某

十七年 經齊人執鄭侯

僖三十二年 經鄭伯捷卒

文二年 經作僖公主

七年 傳盍使睦者歌吾子乎

宣八年 傳故伐舒蓼滅之

九年 經晉侯黑臀卒于扈

成二傳何臣之爲

年三傳討赤狄之餘焉

襄二十傳明徵定保

一年二十傳因地之性

昭二

五年